



宋元通鑒

百四十七之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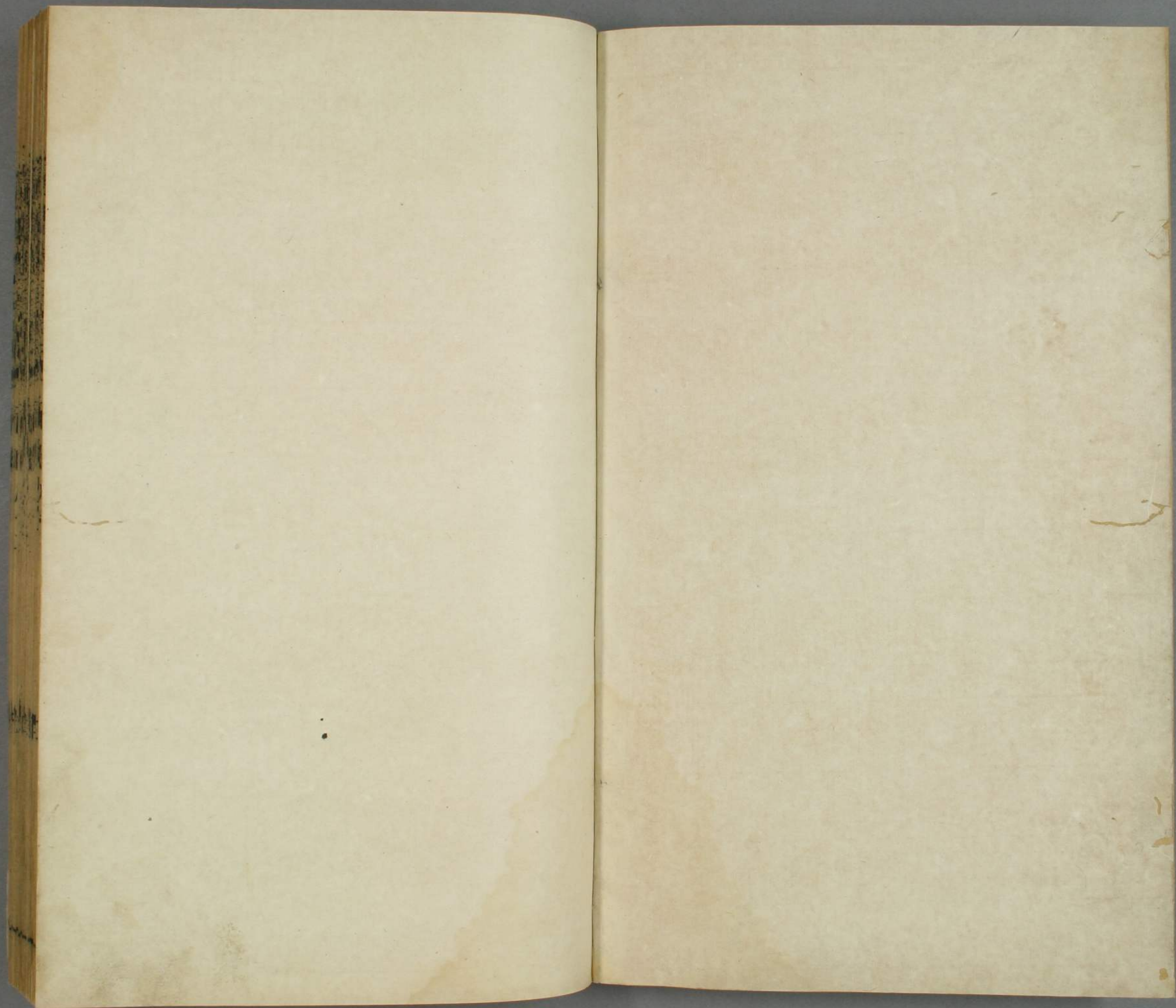
元
順帝



廿九

特別
U8
3719
39





U8
3719
39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旌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九 起癸酉至丙子凡四年

順帝一

元統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

妖

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己巳妥懽帖睦爾即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辛未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

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餘涇河溢關中水災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 秋七月霖雨己亥太陰犯房宿 八月壬申鞏昌徽州山崩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璘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預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

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
 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
 疾作兩目喪明竟不至 九月甲午太陰犯填星乙
 未太陰犯天江庚申秦州山崩 冬十月丙寅鳳州
 山崩 戊辰改元元統 十一月丙申鞏昌成紀縣
 地裂山崩 辛亥江西湖廣江浙河南復立摧茶運
 司封伯顏為秦王 秦州山崩地裂 十二月壬申
 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囚罪狀明者處決冤者辨之疑
 者讞之淹滯者罪其有司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卷

卷

張楨

辛卯阿里海牙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以御史大夫
 脫別台為中書平章政事 二月己未朔詔內外興
 舉學校 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
 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克是科進士得張楨
 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是月山東霖雨水湧
 湖廣旱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
 月戊午朔日食丁丑太白經天 壬午帝嘉許衡輔
 世祖以不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為章佩監提點
 乙酉中書省臣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以世祖時
 較之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二百三錠四十兩繒帛六

陳櫟

萬一千六百餘疋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從之。是月帝時巡上都。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爲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字學者稱爲定字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

胡一桂

胡炳文

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其同郡胡一桂學者稱爲雙湖先生胡炳文學者稱爲雲峰先生皆一遵朱子之學云。五月辛卯以唐其勢代撒敦爲中書左丞相撒敦仍商議中書省事。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于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時寢冗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乞以九經賜之使高

王泰亨

關文興
王氏

麗不受禮遺。爲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謚。贈
漳州萬戶府知事關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
廟號雙節初文興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
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帥兵與戰死之王氏
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俟葬吾夫即汝從也賊許之
遂負尸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是事
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六月乙亥唐其勢辭左丞
相不拜復命撒敦爲左丞相 辛巳詔蒙古色目人
行父母喪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雨線民起
怨中原地事必變。 秋七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酒

怪

盃其色赤約長五丈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于離
宮之南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八月辛未赦天
下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
衆 九月辛卯帝還大都 冬十月己卯上皇太后
尊號赦天下免今年田租之半 始以真哥皇后配
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
士逮魯曾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
所當立者明宗母那文宗母那對曰真哥皇后在武
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
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

逮魯曾

通鑑卷一百四十七 元紀
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爲帝。魯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魯。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癸未。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守令者一人。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番爲皇后營利。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禁私朔寺觀。

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命察勸農官勤惰。二月乙

卯。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檠之變。柰宗廟社稷何。遂止。三月庚子。御史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取勝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夏四月己卯。詔翰林國史院纂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禁犯御名。五月戊子。帝如上都。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壬辰。

亂

命嚴謚法以絕冒濫 甲辰伯顏請以右丞相讓唐其勢詔不允命唐其勢爲左丞相 六月庚辰伯顏奏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逆誅之執皇后伯牙吾氏幽于別所初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鄰答里不至鄰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哈刺海伏誅晃火帖木兒自殺 秋七月壬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初唐其勢

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尋殺之于開平民舍 壬寅專命伯顏爲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 乙巳罷燕帖木兒唐其勢舉用之人 戊申誅答里阿察赤等于市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鐵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予燕鐵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宋紀
南既至大都燕鐵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厥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昇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爲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爲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國憲爰賜答剌罕之號至于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 八月己卯議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 監察御史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嬪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衆懼泰不華曰此事自我發之其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九月庚辰帝駐扼胡嶺 庚子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

泰不華

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帝還大都。

冬十月丁巳流冕火帖木兒答里唐其勢子孫于邊

地。丁卯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訪奏徹里帖

木兒之罪不聽。皆辭去。惟陳允文以不署名留。十

一月庚辰敕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衣糧。

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

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

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

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

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

已書而未用。璽叅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

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

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

重於太師邪。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

才人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

時。臺中賊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

用者。惟叅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

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

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尚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

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

呂思誠等

張夢臣
馬伯庸
歐陽玄

元中頗甚
少以矯宋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元紀 九
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
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
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
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
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
史溥化謂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
爲大恥移疾不出 辛丑太史上言星文屢示儆帝
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下詔改元詔畧曰
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
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爲臣元元年監察

李好文

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
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好文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
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
立出之王傳撒都刺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
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有所求
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 十
二月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 戊寅蒙古國子監成
是月太白屢經天歲星屢晝見 閏月丁亥日赤
如赭凡二日河決封丘 壬寅徙徹里帖木兒于安

張楨

南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為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已遂流之 是年張楨為高郵縣尹門無私謁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為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稱神明二年春正月壬戌太陰犯右執法甲子太陰犯角宿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丁卯太隱犯房宿 是月置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 二月甲申太白經天 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初積翁

平江水利

賈詔諭日本死於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宮故復賜之 丁酉追尊生母邁來迪為皇后 三月戊申以阿里海牙家藏書畫賜伯顏 是春每日出如赭 夏四月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 庚寅以帖木兒不華為中書平章政事撒迪為御史大夫 戊戌帝如上都 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 乙卯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日至于六月 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災 丙辰丁巳太白晝見壬申秦州山崩 是月婺州不雨至于六月 六月辛卯禮部侍郎忽里

通鑑卷三百四十五 宋紀
台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 秋七月庚午敕賜上都孔子廟碑序載累朝尊崇之意 是月黃州蝗督民捕之人日五斗 八月甲戌朔日食高郵大雨雹 詔各邊遠官死而不能歸葬者有司給糧食舟車護送還鄉無親屬者官為瘞之 庚子詔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剗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剗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剗剗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為令 九月戊辰帝還大都 冬十月己亥詔每日右丞相伯顏太保定住中書平章政事索羅阿吉刺聚議于內廷平章

政事塔失海牙在丞班叅知政事納麟許有士聚議于中書 十一月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瑛珞普華於西番為僧 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免富人雜徭以為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 起丁丑至庚辰凡四年

順帝二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昆山鍾大明率眾從之偽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狗札里及江西左丞沙的討之 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賜以金帛丑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

止的 宋紹明

賞汝其受之 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異心求之哉履祥字古甫

號仁山謚文安所著有考證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行于世 二月壬申朔日食 棒胡反于汝寧信陽州棒胡本陳州人名閨兒以燒香惑眾妄造妖言作亂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營于杏岡命河南左丞慶童帥兵討之 甲申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巳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偽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 辛卯發鈔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戶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 庚子中書叅政納麟等請立採珠提舉司先是嘗立提舉司泰定間以其煩擾罷去至是納麟請復立之且以採珠

戶四萬賜伯顏 三月戊午立弘吉刺氏爲皇后后名伯顏忽都武宗皇后之姪孛羅帖木兒之女也是月天雨線 夏四月壬申遣使降香于龍虎三茅閣皂諸山 癸酉禁漢人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 甲戌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壬寅没于貫索 巳卯帝如上都 辛卯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丁酉謚唐杜甫爲文貞 巳亥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爲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爲亂 是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郡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

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五月辛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戊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甲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党元班尋蔓延至二百餘處詔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兒爲院使督兵往討之 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 六月戊子加封尹子庚桑子徐甲列子莊子各爲真君 是月太白屢經天屢晝見屢犯太微垣 秋七月庚戌

河南武陟縣禾垂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
 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是
 月狗札里沙的擒朱光卿尋追擒石昆山鍾大明
 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
 御河沁河渾河皆溢没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
 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墻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
 主御狀凡六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九月己酉文
 宗新主玉册及一切神御之物皆成詔依典禮祭告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登淳祐
 七年進士仕未顯而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

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
 以自課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
 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
 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
 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履
 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
 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
 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八華山四方之士不
 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
 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

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
 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
 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
 至謙而其道益著 十一月太白復經天 十二月
 以馬扎兒台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馬扎兒台伯
 顏弟也時議進爵為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
 王爵故有是命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
 從

修造可也
 祭告封

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詔內外廉能官父
 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 詔修曲

屬

阜孔子廟 二月丁卯罷河南江西浙江湖廣四川
 等處行樞密院 庚午帝獵于柳林 夏四月辛未
 京師天雨紅沙晝晦 以探馬赤只兒瓦反為中書
 平章政事 己卯帝如上都 河南執棒胡京師誅
 之 癸巳帝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
 玦獅象龜卵之形 五月命佛家園為考功郎中喬
 林為員外郎魏宗道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功過
 六月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聚眾圍州城守將擣
 思監與戰失利詔江浙平章別不花發閩浙江西廣
 東四省兵討之不克既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龍

亂

黃佐才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元紀
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
佐才龍巖縣尹袁州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年
建號尋敗死 秋七月己酉奉聖州地大震丙辰鞏
昌府山崩 八月癸亥朔日食丙子京師地震日二
三次至乙酉方止 帝還大都 閏月屢日赤如赭
冬十一月丁卯立紹熙府軍民宣撫都總使司本
府元領六州二十縣一百五十二鎮國初以其地荒
而廢之至是居民二十餘萬故立府治之 十二月
戊戌立邦牙等處都元帥府并總管府先是世祖以
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為帥至是來貢故立官

府 是歲太白屢經天

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爵 二月庚寅信
州雨土 夏四月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
昭順純懿夫人 帝如上都 六月汀州大水平地
深三丈沒民廬八百家溺死者八千餘人 秋七月
甲申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一丈壞民廬舍 是月
太白屢經天 八月丁亥帝還大都 九月太白屢
經天 冬十月壬辰禁倡優盛服男子裹青巾婦女
服紫衣不許戴笠乘馬 甲午詔命伯顏為大丞相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

一月戊辰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行
 省殺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廉訪使完者不花等召
 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暘
 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
 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暘得免暘同里有吳炳
 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曆炳懼不敢
 辭時人為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用是
 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
 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暘以上尊
 癸酉瑞州路新昌州雨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

李木魯翀卒翀字子暈家于鄧州之順陽狀貌魁梧
 不妄言笑其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
 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與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
 下學者仰為表儀居國學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
 以師道自任者唯耶律有尚及翀而已 伯顏構陷
 鄒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
 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
 不平

六年春正月甲戌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於石
 佛寺 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為河南行省

左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

脫脫
馬扎兒台
吳直方

世傑班阿
魯戶

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狗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

怯薛月可
察兒
楊瑀
范匯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
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
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
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
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
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
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
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
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
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賫赴

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
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
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
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
君伯顏俛首有慚色以馬扎兒台爲太師右丞相
塔失海牙爲太傅知樞密院事塔馬赤爲太保御史
大夫汪家奴爲中書平章政事脫脫知樞密院壬
寅詔脫脫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
內府巳酉彗星見凡三十二日是月京畿大水
三月丁丑以治書侍御史帖睦爾爲奎章閣大學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士翰林直學士揭傒斯爲奎章閣供奉學士 四月
丙午詔封馬扎兒台爲忠王賜號答剌罕固辭不受
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五月丙子帝如上
都 六月丙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刺
氏于東安州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武宗
升遐太后惑於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
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
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
假讓位之名以竇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
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

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
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于人不沙皇后
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慊則殺也
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嬪不答失里怙
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
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
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
其命太常徹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
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
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歿其以明里董阿等明

通鑑卷三百五十一 元紀
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皇弟燕帖古思。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匹夫匹婦無不得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

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為仁靖公。箕子為仁獻公。比干加封為仁顯忠烈公。戊午。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已詔于天下。戊寅。命翰林奎章閣刪修大元通制。八月。帝還大都。九月癸丑。加封漢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丙寅。詔今後有罪者。母籍其妻女以配人。冬十月壬寅。馬扎兒台辭右丞相。仍為太師。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鐵木兒不

巖巖

花爲中書左丞相 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
聖公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旣輟翰林學士
承旨巖巖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
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
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罷
文宗增置官屬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
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巖巖曰
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
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
爲崇文監餘悉罷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明賜進士前出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一 起辛巳至丙戌凡六年

順帝三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元至正時脫脫為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馬札兒台之長子也幼岐嶷異常及就學請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敗而竟黜之至是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復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宋紀一
行太廟四時祭雪郊王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開
馬禁減鹽額蠲負通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 二
月太白晝見 三月奎章閣學士夔夔侍經筵勸帝
務學帝欲觀古人名畫夔夔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
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
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
獨不能為君爾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能為君
則他非所尚也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
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
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

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夏四月戊寅彰
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夜 帝如上都時御史
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
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
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宜存敬畏之
心也失刺幹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
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
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
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
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

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元紀
臣有功所賜不過輦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
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
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
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
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闈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
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
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庚寅以鐵
木兒塔識爲平章政事 五月己未罷河西務行用
庫 閏月丁丑改封徽州土神汪華爲昭忠廣仁武
烈靈顯王 六月崇明通秦等州海潮湧溢溺死一

千六百餘人 秋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己丑冀寧
路嘉禾生異畝同穎 壬寅許有壬進講明仁殿帝
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文幣 冬十月戊
午月食既 十一月道州路民何仁甫等兵起 十
二月道州民蔣丙等相繼舉兵攻破江華等州縣嶮
峒徭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山東燕南寇盜
亦縱橫至三百餘處 是歲大饑
二年春正月丙戌脫脫用人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阡
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役夫萬餘
人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

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是月大同饑人相食二月壬寅頒農桑輯要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陳祖仁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甲申太白經天丁亥東平雨雹如馬首六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

陳祖仁

備軍需 壬子濟南山崩水湧 秋七月庚午惠州

羅浮山崩巳亥慶遠路莫八聚衆攻陷南丹左右兩

江等處 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

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 八月庚子朔日食 九

月辛未帝還大都 是月歸德府黃河爲患 冬十

月巳亥朔日食 十二月巳酉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丙子中書左丞許有壬辭職 二月甲

辰太陰犯井宿填星犯牛宿熒惑犯羅堰 丁未遼

陽爲捕海東青煩擾吾者野人及水達達皆叛 是

月汴梁新鄭地震秦州成紀寧遠伏羌等縣山崩水

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元紀 順帝三

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元紀
四
涌人多溺死。三月壬申，御史成遵言：「可用終場下第舉人克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人同。」戊寅，詔作新風憲：內官有不法者，御史劾之；在外官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是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揭傒斯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

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

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 夏四月丙申朔日食 是月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帝如上都 五月河決白茅口 六月壬子命經筵官月進講者三 中書戶部以國用不足請撙節浮費 秋七月戊辰修大都城 是月興國路大旱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扶溝尉氏洧州滎陽汜水河陰凡七縣皆大水 八月甲午朔晉寧臨汾獻嘉禾一莖有八穗者 山東有賊焚掠兗州 帝還大都 九月甲子湖廣行省平章鞏卜班擒道州賀

亂

劉聞

州猺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之其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十二月丁未以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 徵遺逸脫因伯顏張瑾杜本本辭不至本清江人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右丞相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

脫因伯顏
張瑾
杜本

套
張樞

完者圖執
禮哈郎
董立
李孝光

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脫脫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時有金華張樞亦屢徵不起既又徵隱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

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 二月以賀惟一為平章政事 閏月命脫脫兼領宣政事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三月癸丑以納麟為中書平章政事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甲辰脫脫罷以阿魯圖為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為鄭王阿魯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

阿魯圖

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
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
強壯者為其為治知體如此 是月大霖雨黃河溢
平地水二丈決白茅堤金堤曹濮濟兗皆被災 六
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為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
秋七月戊子朔溫州颶風大作地震海溢 八月
帝還大都 九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月乙酉議修
黃河淮河堤堰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入粟補官以
備賑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士品雜流者為怨家所
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

瓜遵

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
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時
又有議賊吏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
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
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遼史成仍督早成
金宋二史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
七日卒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進士
傒斯少貧刻苦讀書父子自為師友貫通百氏大德
間客游湘漢程鉅夫盧摯先後為湖廣憲使咸器重
之延祐初鉅夫與摯列薦于朝授翰林編修文宗時

盧摯

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筵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在帝之初拜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陞侍講學士是年春致仕南還追至漣南復留京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賞賚甚厚復求去不許命脫脫及執政諭留之僕斯曰使一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一日議事請兼行新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至是卒給驛護喪

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 十二月癸亥漢陽

地震

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三月辛卯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辛卯翰林學士承旨夔夔卒夔夔字子山康里氏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之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丰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辯法家拂士弗能過之每遇天變民災必勸帝側身修行庶天意可回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帝欲置之中書召還至

蘇天爵史
治

京得疾卒家貧幾無以爲歛帝聞賜銀五錠囑善
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以蘇天
爵爲京畿宣撫使天爵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
典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
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
歸 秋七月以鞏卜班爲平章政事 丁亥河決濟
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壬午
朔日食 冬十月乙卯遣使巡行天下詔曰朕自踐
祚以來至今十有餘年託身億兆之上端居九重之
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覲安黎庶而

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
民瘼滋甚豈承宣之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與
若稽先朝成憲遣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
疾苦疏滌冤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
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民
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時諸道奉使者皆
與臺諫交相揜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
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利弊彈劾奸
回二人風采振于一時定定以國人僅免天爵竟忤
時相去時事可知矣 辛未遼金宋三史成右丞相

定定

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元紀
阿魯圖進之帝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朕當取以為法惡者取以為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為勉 十一月甲午至正條格成頒行天下 十二月丁巳詔定薦舉守令法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日食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首山東地震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後天下之亂事事皆應 以賀惟一為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詔特賜姓改名曰太平 二月辛未

宋文璣

盜

盜扼李開務之開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璣言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戊申京畿盜起范陽縣請增設縣尉及巡警兵從之 山東盜起詔中書叅知政事鎖南班至東平鎮遏 夏四月丁卯帝如上都 五月陝西饑行酒禁 丁亥盜竊太廟神主 丁酉以黃河決立河南山東都水監 象州盜起 六月己酉江州連城縣民羅天麟及陳積萬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忽都不花等合兵進

朵爾直班

討雲南夷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 秋七月丙申以朵爾直班為中書右丞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叅政朵爾直班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朵爾直班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陞右丞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丙子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冬十月日色如血 思靖徭寇武岡詔湖廣省臣及湖南宣慰完者帖木兒討之 閏月乙亥徭賊吳天保陷黔陽癸未汀州賊徒羅德川殺首賊羅天麟陳積萬以首級送官

李綱

餘黨悉平 十二月壬寅山東河南盜起 是歲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 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聖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既久又為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矣滿即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常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既乃盡悟失傳

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視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涪使過。九江請北而爲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涪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閔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卒年八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二 起丁亥至庚寅凡四年

順帝四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 壬子以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尋罷 以蓋苗為叅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獨以為狹力辯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

諄諄守令 僅以養貧

何無識也

官俾以養貧苗曰都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得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比至復除其肅行省左丞 戊午望月夜出無光 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有聲如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 庚辰以鎖南班為中書右丞道童為中書叅政 丙戌以

塔識

宦者伯帖木兒為司徒徭賊吳天保寇沅州 三月戊午詔編六條政類 夏四月庚寅復以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鐵木兒塔識為左丞相帝嘗問帖木兒塔識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河東大旱民多饑死 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徭賊吳天保陷武岡路詔遣湖廣行省右丞沙班統軍討之 乙丑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以調燮失宜災異迭見罷詔以太保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宋紀
就第 是月臨淄地震 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
官安置于西寧時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馬札兒台
故有是詔其子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
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撤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
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
尋卒 復以太平為平章政事 彰德路大饑民相
食 秋七月甲寅召隱士張樞為翰林修撰不至
以朱公遷為金華郡學正初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
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奸抑豪強省冗費修
德卹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

朱公遷

在且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
知世之不可有為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為金華郡
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
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
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
析經傳極其精緻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
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材質之分大小咸
有所得從者常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潛最少許
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公遷字克升鄱陽人其父梧
崗翁聞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

世學

信饒魯往學焉。於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臣。公遷之，學得之，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四書約說四篇、四書通旨六卷行世。九月戊申，帝還大都。甲寅，詔舉材能學業之人以備侍衛。丁巳，鐵木兒塔識卒。以朶兒只為中書左丞相。丁卯，徭寇吳天保犯寶慶，殺沙班于軍中。冬十月丙戌，亦憐只答兒反。戊戌，西蕃盜起，凡二百餘所。十一月甲辰，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秦、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賊艦

宋文瓚

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頃，賜大承天護聖寺以為永業。十二月庚午，以朶兒只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先是朶兒只為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至是遂拜太平左丞相，朶兒只右丞相。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臣將許。

臺閣出為
守令

之右司都事歸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辯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時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將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饑寒者賑之耳丞相悟而止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

韓中立
韓鏞

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鏞為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鏞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以韓嘉納為平章政事

八年春正月辛未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以學士張起巖楊宗瑞黃潛為總裁官左丞太平右丞相呂思誠共領其事二月癸酉納麟加太尉致仕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為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

賈魯

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三月丁酉詔以東帛旌郡縣守令之廉能者。遼東鎖火奴反詐稱大金子孫。壬寅土番盜起有司請不拘資級委官討之。福建盜起地遠難於討捕。詔汀漳二州立分元帥府轄之。癸卯親試進士七十有八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乙亥帝視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陞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巴卯海寧州沐陽縣等處盜起。帝如上都。五

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二三十里死者千數。己未虞集卒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僑居臨川之崇仁集生三歲即知讀書稍長從吳澄游授受具有源委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有宋慶曆乾淳風烈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為邵庵先生。六月山東大水。秋七月丙申朔日食乙卯

遣賜祭曲阜孔子廟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己未

太陰犯靈臺 冬十月丁亥吳天保寇道州 十一

月辛亥吳天保率眾六萬掠全州 台州黃巖民方

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敵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詔

江浙叅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

焚舟將遁元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

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朶

兒只班之罪樞密叅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

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

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

坊漕

亂

張楨

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

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

珍不肯赴勢益猖獗 監察御史張楨言明里董阿

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讐伯顏賊殺

宋室嘉王鄉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

皆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違

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闔帥敢於

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 御

史李泌上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踐世祖

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

李泌

徐州陞為
府在元已
然

决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
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不聽以太不花忽都不花
並為中書平章政事丞相太平薦太不花可用故有
是命明年太平罷相大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人
以是薄之是歲詔賜高年帛設分元帥府於沂州
備山東寇陞徐州為總管府以邳宿滕嶧四州隸之
立司天臺于上都

九年春正月癸卯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
河患三月丁酉填河淺澁黃河北潰陳州麒麟生
夏四月丁丑以欽察台為中書平章政事帝如

上都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

容貌異常蟠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

尚云五月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

攝州州督攝縣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六月丙子刻小玉印

以至正珍秘為文凡秘書監所掌書畫皆識之秋

七月庚寅御史幹勒海壽劾奏殿中侍御史哈麻及

其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帝

不省章三上詔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出海壽為

陝西廉訪副使嘉訥罷為宣政院使尋出為浙省平

章政事 壬辰詔命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習學漢人文書以翰林學士李好文兼諭德歸賜為贊善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闢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寢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

好文訓儲

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 閏月辛酉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初馬扎兒台卒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已也因汝中栢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叅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既

太平

孔思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九
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八月甲辰，以伯顏為中書平章政事。帝還大都。九月甲子，凡建言中外利害者，詔委官選其可行之事。以聞。冬十月丁酉，命皇子愛猷識里達臘入端本堂肄業，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詔以李好文所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

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名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

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天裂天漢之旁 脫忽思皇后以幹勒海壽之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乃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韓嘉訥賊罪杖流于奴兒干以死 十二月丁未徭賊吳天保陷辰州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祿賜致仕官及高年帛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從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郵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垣夫海糧壞於垣戶

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船戶付本司節制

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柳思監為平章政事 壬戌立四川容美洞軍民總管府壬申太陰犯熒惑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光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乃隕 二月丙戌詔加天妃父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 二月辛丑太陰犯平道甲辰太陰犯鍵閉 三月己卯熒惑犯太微垣是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鳥草木山川人物之形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詔曰朕纂承洪業撫臨萬邦夙夜厲精靡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元紀
遑暇逸比緣倚注失當治理乖方是用圖任一相俾
贊萬機爰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統正百官允釐庶
績曾未朞月百度具舉中外協望朕甚嘉焉尚慮軍
國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
下 帝如上都 六月壬子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
若雷三日復還 秋七月辛未太白晝見丁丑太白
復晝見 八月壬寅帝還大都 九月辛酉祭三皇
如祭孔子禮 壬午丞相脫脫以吏部選格條目繁
多莫適據經銓選者得以高下之請編類爲成書從
之 以成遵爲工部尚書 冬十月乙未脫脫欲更

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自左司郎中武祺以
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
是與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楮幣鈔一
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皆唯唯
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
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
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
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
爲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
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爲僞者矣且至元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元紀
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脫脫見思誠之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廊廟上大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

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山是大乏。十一月壬子朔，日食。是月三星隕于耀州，化爲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己酉，方國珍攻温州。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禍，鞫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是冬，溫煖，震一暴雨，時行，饒處等州雨黑黍，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大雪，而雷雷。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三 起辛卯至壬辰凡二年

順帝五

至正十一年 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 春正月庚申命江浙行省

左丞李羅帖木兒討方國珍 丁卯蘭陽縣有紅星

大如斗自東南墜西北其聲如雷 清寧殿火焚寶

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 齊化門東一婦人忽生

髭鬚長一尺餘 二月庚寅太陰犯鬼宿乙未太陰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犯太微丁酉太陰犯亢宿 命遊皇城中書省臣監
 止之不聽 立湖南元帥府分府于寶慶路 三月
 庚戌立山東元帥府于登州 丙辰親策進士八十
 三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
 本堂說書不至 丁卯太陰犯東咸戊辰太陰犯天
 江 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 夏四月壬午開黃
 河故道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
 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丈
 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
 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

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
 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
 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之言
 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
 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
 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
 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賈
 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
 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

通鑑卷之百三十一 元紀
至楊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
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
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以淮安路爲其
食邑命立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
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
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
兵起

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
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
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乙巳彰德路雨雹形如斧傷人畜 冀晉地震半月
乃止懷孟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圯民居屋壓死者甚
衆 帝如上都 五月巳酉朔日食辛亥潁州妖人
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貞一名壽輝麻城鄒普勝
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
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
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
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
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都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

盜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六 綱
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王福通等乃刑
白牛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
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
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
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臯攻羅山上蔡真陽
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
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
用彭早任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
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
六月方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

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間洋國珍夜率
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
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弗之知 秋
七月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至黃巖招方國珍國
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華欲
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夜過秦不華密以事
白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邪事乃
止檄秦不華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
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劉福通兵
勢日盛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

徐壽輝

魏中立
于大本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元紀
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總率諸衛軍十餘萬討之
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兩
黍信州及邵武兩黍饒州建寧兩黑子大如黍菽衢
州兩黍民多取而食之 徐壽輝據蘄水為都國號
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
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脅使從已命以官
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十一月癸丑有星孛于西
方見于婁胃昴畢之間 以朶爾直班為平章政事
朶爾直班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
桓伏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

柴肅

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
足以服人心其言多忤脫脫意時脫脫倚任汝中栢
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而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
所附麗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十二月丙子朔
太白晝見是月太白屢經天
十二年春正月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路總管柴肅
死之是日荆門州亦陷 壬子中書省臣言河南陝
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畊作之
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
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

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患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丙辰徐壽輝兵陷漢陽。丁巳陷興國府。已未陷武昌。成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辛酉徐壽輝兵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不勝死之。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辛未徐壽輝共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二月乙酉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間。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

俞述祖
丑驢死節

李黼

城

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間之哭。

禿冕秉
昭死節

聲震天具棺葬之時冕居穎亦死于賊 丙戌徐壽輝兵陷南康岳州房州 辛丑褒贈伏節死義二十七人贈李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壬寅以納麟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月魯不花爲中書平章政事兼知經筵 是月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爲盜以徼賞由是人皆恟恟不安四境逼迫訛言日甚 三月癸丑中書省臣請行納粟補官之令凡各處士庶果能爲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

郭子興

孫德崖

者照依定擬地方授官依例陞轉 甲子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 戊辰詔省臺官兼用南人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凡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中書省臣言張理獻言饒州德興三處膽水浸鐵可以成銅宜即其地各立銅冶場就以張理爲場官從之 台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秦不華遣義士王天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秦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

秦不華死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元紀
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
氣索秦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之
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秦不華瞑目叱之奪刀殺賊
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
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 是月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頽圯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
尤甚會州公宇墻崩中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
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
州 閏月甲戌朔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入濠州城
同郭子興以自保 乙酉徐壽輝破吉安路鄉民羅

羅明遠

明遠起義兵復之 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
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城北奔
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
兵遣平章蠻子代還總其兵也先帖木兒還京師仍
命爲御史大夫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既 甲寅以
搠思監爲中書平章政事 甲子翰林學士歐陽玄
致仕給全俸終其身 元主如上都 詔天下完城
郭築隄防 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也先帖木
兒喪師辱國乞明正其罪脫脫庇之詔不允中臺御
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

無法寺

完者

海

御史大夫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爾直班既受命關中人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栢等言于脫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爾直班素感風疾竟卒于黃州五月庚辰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瀛國公子趙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

樊執敬

董搏霄

月大名路旱蝗饑民七十餘萬口 紅巾周伯顏陷道州 秋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叅政樊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宋紀九 高宗皇帝五
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
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
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
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
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事俾
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
要路旣分兵守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旣又克
復昌化及昱嶺關賊將潘大齋二千人降又有犯千
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
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

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
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
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級遂復千秋
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
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旣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
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復安
吉賊帥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有斬饒
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
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
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八月癸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元紀
卯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擊走之 甲
辰以同知樞密哈麻爲中書添設右丞 丁巳脫脫
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
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
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
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
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 九月乙酉脫脫
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
爲動麾軍奮擊破之芝蔴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
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元主遣平章普化

余闕

即軍中加脫脫爵太師趣還朝 元主還大都 以
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闕以浙東廉訪僉
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
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
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
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湟增陴墮外環以大防深塹三
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
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
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
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

募苗軍宜
思

怪

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十一月乙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後湖口縣克江州留

星吉死戰

王惟恭

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朔思吉之子也 以蘇天爵為江浙行省叅政總兵于饒信天爵克復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輯國朝名臣事

生氣

康靈水利

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
獨身任一代文獻寄晚歲復以釋經為已任學者稱
為滋溪先生 十二月癸未脫脫言京畿近地水利
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
而京師足食帝曰此事有利於國家其議行之是歲
海運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種植之事
時汝穎兵勢大振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
卒無成功穎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羅山人
李思齊同起義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
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於

察罕帖木兒
李思齊

郭德秀

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
遂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
會魯死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
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
遂為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是年江淮蘆荻
多為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
四字

英和疑忍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通鑑綱目

